

# 高房价时代，人们对私密空间的需求，在延续，也在改变 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



在北京798艺术区举办的“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”的展览上，艺术家们试图用各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的想法。左图为董大为《K的助手的房间》，右图为赵赵《黑屋黑画》



1928年，作家伍尔夫在剑桥大学演讲时，提出了一个概念。她认为，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，这个房间是她精神的栖息所，是所有灵感得以显影的暗房。

城市化，是当今中国绕不过去的话题，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城市，大多数人都希望在其中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私密空间。然而，这种朴素的愿望却大多落空——房价高涨的时代，大部分人不得不屈就于“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”。

今年6月底，文学杂志《鲤》策划了“一间不属于自己的房间”的选题，让一些写作者来谈谈自己居住的空间；同时，30名艺术家就这个话题进行艺术创作，在北京798艺术区进行了一场同名展览。

不管对于作家、艺术家还是忙碌于城市中的普通人来说，抛开伍尔夫演讲中的女权主义，会发现，在近百年时间后，人们对于私密空间的需求，在延续，也在改变。

现代快报记者  
邵多 王颖菲 贾磊

## 人

### “过客”

120平方米的房子，住了21人

冯琳（化名）今年22岁，6月，她从大学毕业了。在江苏南京新街口大洋百货附近的这处“租床公寓”里，她已经生活了一周。

这是一间120平方米的房子，里面有21名租客，他们中的大多数互不相识，但也会在客厅一起看《非诚勿扰》《中国好声音》。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，客厅是公共空间，就像是窗外的城市。

冯琳只是偶尔在客厅里逗留，大多数时候，她喜欢窝在自己的床上，看书，听音乐，或者发呆。这个私人空间不大，长2米，宽1.2米。

这样的生活让冯琳觉得苦不堪言，这多少让她萌生了离开这座城市的念头，但很快，她就摒弃了“过客”的念头。

“等过一段时间，就换个地方，哪怕远一点，贵一点也行，我得再努力努力。”冯琳说，她的很多同学都跟她一样，家在外地，想留在南京，目前，只能蜗居在这样的房间里。

“无数人就是从这样的环境里起步的，明天一定会更好的。”

“单位就在附近，新街口附近一个月500元，也就只能租张床。”

其实，刚刚毕业的时候，冯琳也是对居住有过梦想的，这个梦想的形状来自于热播的美剧或者韩剧，“就算是租，也要租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，床上铺着羽毛一样的被子，窗台上摆放着一盆绿色的植物，拉开衣柜，里面挂着各种衣服，台灯一定要美式的，黑色的金属质感……”

然而，这种梦想很快就被现实打破了。

“我现在的工资是2000元，转正后能有3000多，扣除吃饭、买衣服以及其他的生活费，能够留在租房子上面的，最多只有500元。”冯琳算了一笔账，“500元，我只能在江宁找一个房间或者是在新街口找一张床。”

在计算了上下班路上的时间成本之后，冯琳选择了后者。如今，她没有台灯，衣服被塞在一个旅行箱

里，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，或者是睡觉时塞在枕头下面，床上的被子还算干净，但因为工作忙，冯琳也没有太多精力整理，它们经常被裹成一团，扔在角落。

冯琳说，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，因为同住的人形形色色，而且流动性大，经常“一天不见，就换了室友”。大家没什么共同语言，都有点儿互相戒备。”冯琳说。

冯琳的床头摆放着书籍，其中有公务员考试的习题，也有励志的心灵鸡汤，只是冯琳没有多少时间去读，晚上，她没看一会儿书，就有人嚷嚷着关灯了，白天休息时，进进出出的陌生人让这个女孩觉得自己“正身处火车站的候车厅”。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刚工作没两年，童恬就产生了第一个想法——不买房，租着过。她的理由是：划算。

“给你算笔账。”童恬目前住的这套房子位于百家湖附近，150平方米，市场价格近300万元，精装修，一个月租金3500元。她之前在市内买了套3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即使卖了，最多抵个首付。”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去年年初，男友从徐州来到南京和童恬一起生活，两人没多久就着手婚事。当时，男友已经在单位附近看好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这样，男友每个月就得背上近八千元的房贷，等还完，差不多要多付150多万元。”

“我虽然‘拥有’了一套房子，可生活质量就整个下降了。”想着可以预见的还贷压力，最后，她和男友说好，“租房不买房。”因为房子大，还能将自己身体不好的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。

“其实我就是有些错位，明明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却愿意去收拾。”吕伟说，许多人有他这样的错位感，因为即便是租来的房子，也能带来安全感。“虽然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，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，我的隐私，没有处在别人的目光当中。”

当然，如今的吕伟不得不买房子了，他对于租房的态度不足以说服女友及父母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只有真正属于他的，才叫家。“现在已买了一处新房，可明年才交付，真到了自己家的时候，没准就没钱折腾了，一个月得还好几千贷款。”吕伟说。

吕伟是河北人，南京是他工作的第二个城市，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在一家企业的企划部工作，一年能有10万年薪。到现在，他在南京

“开始，没想在这个城市留下，等到想要留下来，房子已经买不起了。”吕伟面露苦笑。

租住的条件并不差，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，位于鼓楼附近，楼房的外立面看起来是老了些，但推开开门，能看到吕伟的匠心独具。

门口的鞋柜是从宜家搬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同事从香港带来的装饰品，客厅的墙上，挂着一幅仿制的《向日葵》，灿烂的橙色和黄色让整个房间给人以温暖的感觉，茶几也是新的，这同样来自吕伟的精心挑选。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刚工作没两年，童恬就产生了第一个想法——不买房，租着过。她的理由是：划算。

“给你算笔账。”童恬目前住的这套房子位于百家湖附近，150平方米，市场价格近300万元，精装修，一个月租金3500元。她之前在市内买了套3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即使卖了，最多抵个首付。”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去年年初，男友从徐州来到南京和童恬一起生活，两人没多久就着手婚事。当时，男友已经在单位附近看好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这样，男友每个月就得背上近八千元的房贷，等还完，差不多要多付150多万元。”

“我虽然‘拥有’了一套房子，可生活质量就整个下降了。”想着可以预见的还贷压力，最后，她和男友说好，“租房不买房。”因为房子大，还能将自己身体不好的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。

“其实我就是有些错位，明明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却愿意去收拾。”吕伟说，许多人有他这样的错位感，因为即便是租来的房子，也能带来安全感。“虽然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，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，我的隐私，没有处在别人的目光当中。”

当然，如今的吕伟不得不买房子了，他对于租房的态度不足以说服女友及父母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只有真正属于他的，才叫家。“现在已买了一处新房，可明年才交付，真到了自己家的时候，没准就没钱折腾了，一个月得还好几千贷款。”吕伟说。

吕伟是河北人，南京是他工作的第二个城市，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在一家企业的企划部工作，一年能有10万年薪。到现在，他在南京

已经呆了两年多，换了两处住所，都是租的。

“一开始，没想在这个城市留下，等到想要留下来，房子已经买不起了。”吕伟面露苦笑。

租住的条件并不差，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，位于鼓楼附近，楼房的外立面看起来是老了些，但推开开门，能看到吕伟的匠心独具。

门口的鞋柜是从宜家搬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同事从香港带来的装饰品，客厅的墙上，挂着一幅仿制的《向日葵》，灿烂的橙色和黄色让整个房间给人以温暖的感觉，茶几也是新的，这同样来自吕伟的精心挑选。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刚工作没两年，童恬就产生了第一个想法——不买房，租着过。她的理由是：划算。

“给你算笔账。”童恬目前住的这套房子位于百家湖附近，150平方米，市场价格近300万元，精装修，一个月租金3500元。她之前在市内买了套3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即使卖了，最多抵个首付。”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去年年初，男友从徐州来到南京和童恬一起生活，两人没多久就着手婚事。当时，男友已经在单位附近看好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这样，男友每个月就得背上近八千元的房贷，等还完，差不多要多付150多万元。”

“我虽然‘拥有’了一套房子，可生活质量就整个下降了。”想着可以预见的还贷压力，最后，她和男友说好，“租房不买房。”因为房子大，还能将自己身体不好的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。

“其实我就是有些错位，明明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却愿意去收拾。”吕伟说，许多人有他这样的错位感，因为即便是租来的房子，也能带来安全感。“虽然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，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，我的隐私，没有处在别人的目光当中。”

当然，如今的吕伟不得不买房子了，他对于租房的态度不足以说服女友及父母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只有真正属于他的，才叫家。“现在已买了一处新房，可明年才交付，真到了自己家的时候，没准就没钱折腾了，一个月得还好几千贷款。”吕伟说。

吕伟是河北人，南京是他工作的第二个城市，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在一家企业的企划部工作，一年能有10万年薪。到现在，他在南京

已经呆了两年多，换了两处住所，都是租的。

“一开始，没想在这个城市留下，等到想要留下来，房子已经买不起了。”吕伟面露苦笑。

租住的条件并不差，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，位于鼓楼附近，楼房的外立面看起来是老了些，但推开开门，能看到吕伟的匠心独具。

门口的鞋柜是从宜家搬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同事从香港带来的装饰品，客厅的墙上，挂着一幅仿制的《向日葵》，灿烂的橙色和黄色让整个房间给人以温暖的感觉，茶几也是新的，这同样来自吕伟的精心挑选。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刚工作没两年，童恬就产生了第一个想法——不买房，租着过。她的理由是：划算。

“给你算笔账。”童恬目前住的这套房子位于百家湖附近，150平方米，市场价格近300万元，精装修，一个月租金3500元。她之前在市内买了套3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即使卖了，最多抵个首付。”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去年年初，男友从徐州来到南京和童恬一起生活，两人没多久就着手婚事。当时，男友已经在单位附近看好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这样，男友每个月就得背上近八千元的房贷，等还完，差不多要多付150多万元。”

“我虽然‘拥有’了一套房子，可生活质量就整个下降了。”想着可以预见的还贷压力，最后，她和男友说好，“租房不买房。”因为房子大，还能将自己身体不好的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。

“其实我就是有些错位，明明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却愿意去收拾。”吕伟说，许多人有他这样的错位感，因为即便是租来的房子，也能带来安全感。“虽然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，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，我的隐私，没有处在别人的目光当中。”

当然，如今的吕伟不得不买房子了，他对于租房的态度不足以说服女友及父母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只有真正属于他的，才叫家。“现在已买了一处新房，可明年才交付，真到了自己家的时候，没准就没钱折腾了，一个月得还好几千贷款。”吕伟说。

吕伟是河北人，南京是他工作的第二个城市，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在一家企业的企划部工作，一年能有10万年薪。到现在，他在南京

已经呆了两年多，换了两处住所，都是租的。

“一开始，没想在这个城市留下，等到想要留下来，房子已经买不起了。”吕伟面露苦笑。

租住的条件并不差，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，位于鼓楼附近，楼房的外立面看起来是老了些，但推开开门，能看到吕伟的匠心独具。

门口的鞋柜是从宜家搬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同事从香港带来的装饰品，客厅的墙上，挂着一幅仿制的《向日葵》，灿烂的橙色和黄色让整个房间给人以温暖的感觉，茶几也是新的，这同样来自吕伟的精心挑选。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刚工作没两年，童恬就产生了第一个想法——不买房，租着过。她的理由是：划算。

“给你算笔账。”童恬目前住的这套房子位于百家湖附近，150平方米，市场价格近300万元，精装修，一个月租金3500元。她之前在市内买了套35平方米的老房子，即使卖了，最多抵个首付。”

“我换了茶几，换了灯，又买来了鞋柜、衣架，给沙发换了罩子。”吕伟伸着指头数着，“本来还想在墙上加装一些书架的，但因为要钻眼打膨胀螺丝太麻烦，就没有换。”

“去年年初，男友从徐州来到南京和童恬一起生活，两人没多久就着手婚事。当时，男友已经在单位附近看好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。这样，男友每个月就得背上近八千元的房贷，等还完，差不多要多付150多万元。”

“我虽然‘拥有’了一套房子，可生活质量就整个下降了。”想着可以预见的还贷压力，最后，她和男友说好，“租房不买房。”因为房子大，还能将自己身体不好的父母接来南京一起生活。

“其实我就是有些错位，明明这房子不是我的，我却愿意去收拾。”吕伟说，许多人有他这样的错位感，因为即便是租来的房子，也能带来安全感。“虽然这种安全感是暂时的，但这多少会让人觉得，我的隐私，没有处在别人的目光当中。”

当然，如今的吕伟不得不买房子了，他对于租房的态度不足以说服女友及父母，在传统的观念里，只有真正属于他的，才叫家。“现在已买了一处新房，可明年才交付，真到了自己家的时候，没准就没钱折腾了，一个月得还好几千贷款。”吕伟说。

吕伟是河北人，南京是他工作的第二个城市，刚刚过了而立之年的他，在一家企业的企划部工作，一年能有10万年薪。到现在，他在南京

已经呆了两年多，换了两处住所，都是租的。

“一开始，没想在这个城市留下，等到想要留下来，房子已经买不起了。”吕伟面露苦笑。

租住的条件并不差，这是一套一居室的房子，位于鼓楼附近，楼房的外立面看起来是老了些，但推开开门，能看到吕伟的匠心独具。

门口的鞋柜是从宜家搬来的，上面摆放着同事从香港带来的装饰品，客厅的墙上，挂着一幅仿制的